

●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 ●

总主编◎戴庆厦

戴庆厦◎主编

云南里山乡彝族 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YUNNAN LISHANXIANG YIZU YUYAN SHIYONG XIANZHUANG JIQI YANBIA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云南里山乡彝族
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The Status Quo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Use of the Yunnan
Lishan Yi Nationality

戴庆厦 主编

Edited by
Dai Qingxia

作者 戴庆厦 田 静 金海月
时 建 赵 敏 崔 霞

Authors Dai Qingxia Tian Jing Jin Haiyue
Shi Jian Zhao Min Cui Xia

商 務 印 書 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里山乡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戴庆厦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6536-8

I. 云… II. 戴… III. ①彝语—使用—研究—通海
县 ②汉语—使用—研究—通海县 IV. H217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27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ÚNNÁN LǐSHĀNXIĀNG YÍZÚ YǔYÁN SHǏYÒNG XIÀNZHUÀNG JÍQÍ YǎNBIÀN

云南里山乡彝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

戴庆厦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536-8

2009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0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½ 插页 6

定价: 45.00 元



课题组成员在里山乡政府前合影(前排从左到右:崔霞、田静老师、
戴庆厦教授、赵敏、金海月老师;后排右一:时建老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开题缘由	(1)
第二节 里山彝族概况	(2)
第三节 调查方案	(7)
第二章 里山彝语使用的现状及其成因	(9)
第一节 里山彝族大部分人稳定地使用彝语	(9)
第二节 里山彝族稳定使用彝语的条件和因素	(23)
第三章 里山彝族使用汉语的现状及其成因	(31)
第一节 汉语是里山彝族主要的语言工具	(31)
第二节 里山彝族全民兼用汉语的成因及条件	(36)
第三节 汉语和彝语的双语关系	(42)
第四章 大黑冲彝族的语言转用	(44)
第一节 大黑冲语言转用的表现	(44)
第二节 大黑冲语言转用的特点	(46)
第三节 大黑冲语言转用的成因	(47)
第四节 大黑冲彝语转用的启示	(50)
第五章 里山彝族青少年的语言生活	(52)
第一节 里山彝族青少年语言生活现状	(52)
第二节 里山彝族青少年母语能力定量分析	(56)
第三节 里山彝族青少年母语能力下降的表现	(63)
第四节 如何认识里山彝族青少年母语能力的下降	(73)
第六章 里山彝语在与汉语接触中的变化	(75)
第一节 里山彝语受汉语影响的主要表现	(75)

第二节 里山彝语受汉语影响的基本特点	(90)
第三节 里山彝语受汉语影响的内外条件	(94)
第四节 里山彝语受汉语影响所引发的几点理论启示	(96)
第七章 结语与预测	(99)
附录	(101)
一 各村寨语言使用情况小结	(101)
二 访谈录	(201)
三 音系及词汇	(208)
四 彝语四百词测试表	(248)
五 彝语句法测试大纲	(286)
六 彝族语言观念调查问卷	(294)
七 调查日志	(298)
八 照片	(305)
参考文献	(312)
后记	(313)

Contents

Chapter 1 Introduction	(1)
1.1 A brief account of the project	(1)
1.2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Lishan Yi Nationality	(2)
1.3 The design of the survey	(7)
Chapter 2 The status quo of the Lishan Yi language use and its cause	(9)
2.1 Yi language: a language stably used by most Lishan Yi people	(9)
2.2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Yi language is stably used	(23)
Chapter 3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used by the Lishan Yi people and its cause	(31)
3.1 Chinese: an important linguistic media of the Lishan Yi people	(31)
3.2 Chinese used as the second language of the Lishan Yi people: the cause and conditions	(36)
3.3 The biling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Yi language and Chinese	(42)
Chapter 4 The language transfer of the Daheichong Yi people	(44)
4.1 The phenomenon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among the Daheichong Yi people	(44)
4.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among the Daheichong Yi people	(46)
4.3 The cause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among the Daheichong Yi people	(47)
4.4 The revelation of the language transfer among the Daheichong Yi people	(50)
Chapter 5 The language life of the Lishan Yi teenagers	(52)
5.1 The language status quo of Lishan Yi teenagers	(52)

5.2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ishan Yi teenagers' ability to master the mother tongue	(56)
5.3	The decline tendency in mastering the mother tongue among Lishan Yi teenagers	(63)
5.4	How to evaluate the decline tendency of the mother tongue ability of Lishan Yi teenagers	(73)
Chapter 6 The changes of Lishan Yi language due to the contact with Chinese		(75)
6.1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Lishan Yi languag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75)
6.2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ishan Yi language influenced by Chinese	(90)
6.3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the Lishan Yi language influenced by Chinese	(94)
6.4	Several theoretical thoughts induced by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the Lishan Yi language	(96)
Chapter 7 Conclusions and predictions		(99)
Appendices		(101)
1	A summary of language use in villages	(101)
2	Interviews	(201)
3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and vocabulary	(208)
4	The test list of 400 Yi words	(248)
5	The testing outline for the Yi syntax	(286)
6	Language attitude of the Yi people; a questionnaire	(294)
7	The log of this survey	(298)
8	Photographs	(305)
References		(312)
Postscript		(313)

第一章 绪 论

本章主要介绍开题缘由、云南里山彝族的概况以及调查方案的制订等几个问题,目的在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全书所要论述的内容。

第一节 开题缘由

语言国情调查研究,是对语言使用的现状进行调查与分析,对语言的发展、演变作出理性、科学预测与判定的一门科学。它有助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还有助于国家民族政策及语言政策的制订。

里山彝语属于彝语南部方言“石建”(石屏—建水)次方言,主要分布于云南省通海县里山彝族民族乡,使用人口近四千人。里山彝族乡周围地区,多为汉语西南官话使用区,里山彝语处在汉语区的包围之中。将里山彝语作为个案,研究其使用特点以及演变的规律,对语言使用规律、双语关系和语言接触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国内外语言学界对里山彝语使用情况和结构特点的研究,仍属空白,是一块未被认识的“荒地”,存在许多有价值的课题。比如,受到强势语言汉语长期、持续的影响,里山彝语的使用现状究竟呈现何种面貌?里山多数彝族为什么能保留使用自己的母语,为什么有的地区已转用汉语,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是什么?里山彝族的全民双语是如何实现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值得我们作深入的调查、思考与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原本较为闭塞的里山彝乡已逐步走向开放,外来人员前来从事商贸活动或加工制造业的日渐增多,本乡本土的百姓外出务工、求学的也越来越多。在这种形势下,部分青少年的母语能力呈下降态势。那么,这种语言能力的“下滑”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青少年的“语言空档”能否于成年之后得到一定程度的补足?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究,也都是本书所要关注的重要内容。

里山彝族与周围汉族的交往历史久远。改革开放以来彝族与汉族的关系更为密切,里山彝语与当地汉语、普通话之间的接触更为频繁。在与汉语接触的大背景下,里山彝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方面受到哪些影响?在语言借贷的动态过程中,内部机制与外在因素的作用有何不同?这也是语言国情调查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鉴于上述存在的问题,我们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创新基地组成“里山彝语的使用现状

及其演变”调查组,于2007年7月至8月在云南省通海县里山彝族民族乡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调查组一行六人,深入彝寨入户调查,进行访谈和记录。在当地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下,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形成了有关里山彝语使用方面的一些认识。我们希望这些亲自调查的材料,能够为国家新时期民族问题的解决与民族语文政策的制订,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能够深化、拓展对语言接触理论的认识,同时为本地区双语教学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第二节 里山彝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和广西四个省份。在东南亚、南亚等与我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与地区,也有部分彝族分布。在云南,彝族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共有416万余人(2005年),占全国彝族总人口的62.1%。云南彝族分布于澜沧江以西的绝大多数县(自治县)、市。其中,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市是彝族分布最集中的三个地区。云南彝族的主要支系有聂苏、纳苏、勒苏、车苏、阿哲、罗罗、罗卧、阿细等,各支系的自称和他称多达数十种,且自称和他称之间也互有交叉。里山彝族属于聂苏支系。

一、人口分布与自然环境

里山乡下辖4个彝族村委会(里山、大黑冲、象平和芭蕉)和2个汉族村委会(五山、中铺),共有41个自然村,44个村民小组。2005年底全乡总人口为8320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人,人口自然增长率5.78%,总农户数2092户,农业人口8082人,机关150户,人口258人。

里山乡彝族的分布总体上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里山乡的主体民族为汉族和彝族,另有哈尼、拉祜、蒙古、傣、回、白等6个少数民族,多为外乡或者外地的嫁入者或入赘者。汉族人口4220人,占全乡总人口的50.7%;彝族3894人,占46.8%;其他少数民族206人,仅占2.5%。如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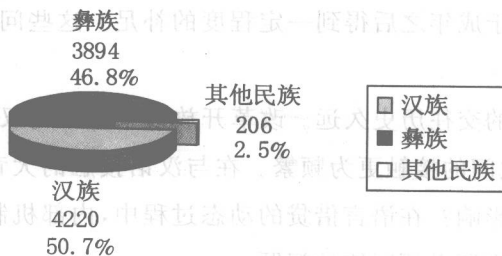


图 1-1

要为取暖、照明、炖煮食物之用。建国以后,特别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彝族的居住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如今,尖顶草屋早已弃用,土掌房被砖混结构的现代建筑所替代。

二、历史渊源

彝族为北下氏羌族群与南方土著部落长期文化交融的结合体,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汉文文献中,彝族先民秦汉时期即有“昆明”之谓;两汉、魏晋称彝族为“叟”;唐、宋时期为“乌蛮”;元、明、清至民国多称“保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民族识别,并根据广大彝族人民的共同意愿,以“彝”作为统一的民族称谓。

根据现存的一些图腾遗迹进行推断和部分史料记载,在远古时代,彝族先民经历了漫长的以母权制为主要特征的原始公社经济形态,而后进入以生产资料私有为特征的彝族父系社会。至 31 世祖笃慕时,由于世居地洪水泛滥,部落首领笃慕遂率彝族先人从金沙江一带向南迁徙,最后来到现今云南境内。其中一部进入了滇南今红河哈尼彝族自治州的石屏、建水一带。里山彝族大多就是在距今四五百年前陆续由石屏、建水等县相继迁入汇聚而成的。根据部分里山彝族村民家谱的记载,现今里山乡芭蕉村委会的龙、普等姓多可追溯至石屏的龙朋、哨冲等地。

公元 8 世纪南诏国强势崛起,在滇彝族多被纳入南诏国奴隶制部族体系中。继起的大理政权通过对罗伽部、强宗部、宁部等彝族首领的册封,进一步完备了彝族农奴制度。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滇,在滇强力推行军屯、民屯,彝族领主制度渐趋崩溃。明、清两代的“改土归流”进一步加速这一转化过程,至此,云南彝族社会已基本进入封建地主制。但是,云南彝族封建地主制的发展程度并不均衡,封建王朝政权的体系远未深入到彝族社会底层,因而不同层次的经济制度得以长期并存,“改土归流”之后的彝区还不同程度地存有落后经济制度的残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和全国各民族一起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三、经济形态

里山彝族地处的山区和半山区,土质肥沃,雨量充沛。这里生长着大量的松树、柏树、杉树和金竹等经济林木。里山彝乡的水稻种植历史悠久,种植区域广泛。长期以来,勤劳智慧的彝族人民培育出许多优质稻谷,其中尤以香谷和糯谷最为有名。近年来,区内彝族还广泛种植烟草、水果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烤烟因其市场销路广、收益大,已逐渐成为当地支柱型的经济作物和彝族百姓的重要收入来源。手工业也较为发达,主要有竹器编织、铁木农具打制、酿酒、烧炭、制陶等,其中竹制品和包谷酒不仅畅销于周边县、市,甚至远销至昆明、南宁等省会城市。在彝族所处的半山区缓坡地带,还分布着成片的天然草场。肥美的草料和充沛的水源为山羊、黄牛、水牛等牲畜的放养提供了优良的自然条件。如今的里山乡,已全面实现了村村通水、通电、通公路,电视、电话、手机已基本普及,摩托车、微型汽车也已开始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四、传统文化

1. 宗教信仰 里山彝族过去普遍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原始宗教主要有图腾崇拜、

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作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图腾崇拜将自然物奉为亲族和祖宗。在彝族的灵异世界中,每一个姓氏或宗族都有图腾传说,只要图腾一致,就可找到拥有共同祖先的语言。宗教活动的核心人物是毕摩(又称“贝玛”、“白马”)。作为本民族的通灵者,毕摩的主要职能是祭祀和占卜,此外,还兼通医术、历史典故和彝文。如今,里山的毕摩主要从事的是一些丧葬、开路祭祀之类的宗教活动。彝族的原始宗教还有许多自然崇拜的性质,如祭龙山、祭密林、祭天、立夏求雨等。这些原始宗教崇拜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如六月初六祭山神、七月十三接祖、七月十四祭天,等等。明清以降,随着汉族的大举南迁,儒教、道教、佛教等对彝族原始宗教有所渗透。在云南彝区,尤其是那些与汉族杂居的地域,普遍供奉有玉皇大帝和观音娘娘,尊崇孔夫子和关公也多为彝人接受与认可。在里山乡的芭蕉村、象平村等彝寨的公房中,至今仍供奉着佛祖和观音娘娘。村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都要前来参拜,祈愿风调雨顺、家庭和睦、六畜兴旺。

2. 饮食习惯 里山彝族早先多食用苞谷、荞麦、马铃薯等杂粮。随着稻谷的普遍种植以及产量的提高,目前彝区以稻米为主食,副食多为肉类、鱼类和蔬菜等。酸辣咸菜色味俱佳,回味无穷,是彝族的特色菜肴。大块肉,又称盖碗肉,是彝家节庆时餐桌上的必备佳肴。彝族成年男子普遍喜烟好酒,常以水烟筒吸食毛烟,饮用自酿的低度苞谷酒。彝族民风纯朴,热情好客,凡有客人造访,必邀约至堂屋的正方入座,以鸡鸭鱼肉和自家熬制的白酒盛情款待。彝族老乡喜饮毛绿茶,有的也常采集些具有消火、解暑功用的香芝麻叶作为饮料。

3. 民族服饰 里山彝族传统服饰多姿多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男子一般上着白色衬衣,外罩黑色京绒小褂,小褂上两排银币作扣,再配以花腰带,显得精神俊朗。民国后,男子服饰逐步改变,如今除少数老年人仍身着本民族传统服装,青壮年男子服饰多与周边汉族无异。彝家妇女通常在内衣和外衣的领口、袖管、衣襟处镶以花边,再外加银链。围腰则多以青布为底,中间绣制各种花边图案。“三道红”是当地妇女的特色头饰。姑娘头发梳成两辫,配以假发绕顶,扎四道红色头绳,再以青纱罩住头发,露出四道红线于脑后。婚后妇女则两辫合一,改扎三道红头绳,余下与姑娘时相同,因此有“三道红”之名。彝族女性的饰品均以银器为主,有项链、手镯、耳环、银铃等。里山彝族的姑娘和年轻媳妇还喜爱一种线绒头巾,这种头巾佩戴方便,色彩鲜艳而又不失雅致。现今,彝族妇女的服饰基本趋于时装化,但逢年过节仍喜爱穿着本民族的传统服装。

4. 婚姻习俗 里山彝族婚姻习俗与汉族同中有异,饶有趣味。早先的青年男女在婚姻方面多不能自主,双方须经父母首肯,推出生辰八字后,才可成婚。成婚当日,新人在鼓乐唢呐相伴下,经由毕摩或本族长辈老人唱诵喜歌,手撒五谷和铜钱之后,行天地拜谒之礼,双双进入洞房。里山彝族闹新房俗称“摇鸡头”。新婚之夜,新娘、新郎与亲朋好友围坐桌旁,将鸡头放入两个相扣的大小碗内晃动,稍后揭开小碗,鸡头所指方向即为被罚饮酒者。在里山芭蕉等村寨,新婚的第二夜盛行“闹洗脚水”。新娘事先备好洗脚水,先伺候公婆,以示孝敬与尊重之义。然后端水邀请亲朋好友洗脚,有生性顽皮的青年常会趁乱抓些黑灰或烟锅子等放入盆中,或者

干脆涂抹于脚底,将洗脚水弄脏,让新娘频繁换水,以此试探新人是否具有隐忍勤劳的品德。在所有的传统婚俗中,最为独特的当属“不坐家”。新娘过门后的第三天就将箱柜锁好返回娘家,只有逢年过节、春种秋收之时,才由新郎接回。如今,里山彝族的一些特有婚俗已日渐式微,“不坐家”之类的风俗已不再流行。

5. 丧葬礼仪 里山彝族历史上盛行火葬,至明代中叶才改兴土葬。丧葬仪式举行时,毕摩吟诵《鲁西则》、《阿松黑》、《则依则夺书》、《指路经》和《送魂书》等彝族古老经文,给亡者指路,使他们能够循着先辈迁徙而来的路线,返回到祖先生息的远方。按彝族的风俗,出殡时一定要事先择定吉日,由毕摩高呼:“活的出来,死的入土。”待爆竹燃放,唢呐吹响,棺木才能入土。现在,里山芭蕉村委会仍有两位毕摩能够吟诵《指路经》,但对吟咏内容往往不知所云。在里山的一些村寨,早先还有夭亡、暴毙者不得埋入祖坟的“家法祖训”。如今,里山彝族传统繁琐的丧葬礼仪已趋于简便,一些“家法祖训”也失去了往日的效力。

6. 传统节日 里山彝族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而又颇具特色。按照是否原生,节日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与汉族共有的,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元宵节等;一为本民族原生的,比如祭龙、祭山神、祭沟头、祭沟尾、做青苗会、火把节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祭龙节和火把节。祭龙节是彝族的重要节日,时间多安排在农历二月初一或初二的属龙之日。同云南各地彝族一样,里山彝寨都有世代公认的“龙山”和“龙树”。祭龙时要公推出一位60岁以上、声望显赫的男性长者作为主持。先到“龙山”(或“龙林”)去“请龙”,取来“龙蛋”,然后举行盛大仪式清扫“龙树”。祭龙后的两、三天内,各家各户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杀鸡宰鹅,对“龙树”进行祭奠,祈求春霖普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及至晚间,篝火点燃,全寨男女老幼相聚一处,饮酒纵歌,酒宴酣畅,往往会一直持续到深夜。火把节是里山彝族最为隆重的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的前后三天,除个别村寨外,里山彝乡的男女老少都要身穿节日盛装,举办摔跤、斗牛、跳乐等大型传统演艺活动。入夜,村寨中先点燃巨型火炬,各家各户都拿出自备的小火把。几个青壮年将火炬高高举起,围绕着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巡游,为首的高声诵念:“火把火把秋,谷子几大秋,火把火把灼,谷子几大箩。”以此来驱虫除害,去邪消灾,祈求五谷丰登,人畜平安。巡游结束,人们在歌舞场地或田边较为宽敞的地方,燃起熊熊篝火,载歌载舞。有关火把节的来源,民间传说颇多,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说玉皇大帝妒忌人间繁华,意欲遣派瘟神向大地播撒各种蛇蝎毒虫,一位好心大臣不忍心让人类罹此大难,就提前向人类透露了这一消息。于是人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就准备许多火把,巡游呼号,驱除虫害。火把节又是彝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机会。每逢节日来临,青年男女都身着节日盛装,身背食品饮料围坐在篝火旁,抚琴高歌,互诉倾慕之情,彼此心仪者即可私订终身,约请媒人提亲。

7. 民间禁忌 彝家传统的民间禁忌颇多,大致可分为行为禁忌、食物禁忌和语言禁忌三种。行为禁忌涵盖广泛,包括骑马进入别的村寨,使用女性的旧衣料来缝补男性的衣服,坐在门槛上或背靠门坊,在屋内吹口哨等。食物禁忌主要是忌食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在家中烹食狗肉之类。语言禁忌主要包括:禁止在长辈或客人面前说秽语,忌晚辈直呼长辈姓名,忌在出

门之前说晦气的话。

8. 文学艺术 流传于里山彝乡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叙事长诗颇多。多是口耳相传,有的有老彝文写本。其中,有天地起源、人类繁衍的历史神话传说,如《洪水滔天》、《天仙张四姐》、《火把节的传说》、《太阳和公鸡》;有斗智斗勇的人物故事、动物故事,如《斗牛山的传说》、《神童和宝刀》、《不嫁女的传说》;有爱情传说《竹笛情》、《普沙姑娘》、《鸟依人》。此外,彝族还有诸多寓言故事,像《狗和青蛙》、《森林和溪水》等。流传较广的叙事长诗主要有《阿咨与阿佐》、《夺叶若沙非》、《洛贝》等,均以五言韵文写就,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鲜活,语言简洁质朴。

里山彝族的音乐舞蹈种类繁多,有柔韧灵活的“烟盒舞”、情绪欢畅的“罗作舞”、浑厚古朴的“彝族打歌”、热情奔放的“阿细跳舞”以及韵律独特的“铜鼓舞”和“金竹舞”等。彝族谚语云:“彝族生来会唱歌,一唱就是几大箩,唱得太阳落西坡,唱得金星从东来,百灵鸟听歌停了叫,牛羊听声忘吃草。”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无论是在劳作间隙,还是年节婚丧,都要以歌舞抒发情感。彝族民歌唱词内容广泛,是彝族民间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常以歌唱的形式再现历史、传承风俗、强调风化、表达情爱。唱腔多据唱词内容,或流畅委婉,或抑扬顿挫,极具艺术感染力。除上述的“烟盒舞”、“罗作舞”等民间歌舞之外,在里山乡最为流行、同时也是最负盛名的当属“五山腔”。

起源于里山乡大黑冲、五山一带的“五山腔”,与本地的“四腔”、建水县的“山药腔”和石屏县的“海菜腔”并称为滇南彝族四大名腔。它是一种仅以月琴伴奏,基本上以清唱方式出现的民间声腔艺术形式。“五山腔”以高亢激扬、唱腔婉转、演唱难度极高而名居四大名腔之首。凡是有幸领略过“五山腔”的,都会发自内心地用“余音绕梁”、“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等词语来形容它。如今的“五山腔”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的喜爱。

第三节 调查方案

本节主要交代全书的调查方法、语言能力等级的划分、年龄段的划定以及调查阶段的划分等问题。

1. 关于调查方法。本次调查主要采用个案穷尽式调查法。为此,我们先按照乡派出所提供的户籍簿,将全乡彝族的姓名、年龄、家庭成员等项目逐一登录下来,然后经入户调查和访问、测试,摸清所有人的语言能力。我们多次前往芭蕉、象平、里山村等彝族聚居区,使用“彝语四百词测试表”、“彝语句法测试大纲”对青少年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对母语能力进行测试。此外,我们还分头到学校、机关、集市等单位进行调查,走访了村民、村干部、公务员、教师、学生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本书主要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为主,此外还综合运用民族学、人类学、文化学、统计学的知

识和方法对个案进行综合分析。试图通过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有机结合,对调查对象进行全面的统计与分析,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

2. 关于语言能力等级的划分。语言能力等级的划分主要参照“听”、“说”、“读”、“写”四项基本技能,但目前彝族现存文字已为大多数普通彝族母语者所不识,仅用于个别毕摩指路诵经之用,与日常生活中的交际相去甚远。因此,彝语实际上与有语言而无文字伴生相随的语言并无二样。为此,本书对于语言能力的等级区分仅从“听”、“说”两方面进行。依据“听”、“说”标准,在体现科学性的同时,充分顾及到分类的可操作性,本书将彝语的语言能力分为三个等级:“熟练”、“略懂”和“不会”。三个等级的划定标准为:

- (1) “熟练”:彝语“听”、“说”能力俱佳,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如地运用彝语进行交际。
- (2) “略懂”:彝语“听”、“说”能力均为一般或较差,或“听”的能力较强,但“说”的能力较差,日常生活中以使用汉语当地方言为主,仅具有彝语的部分交际能力。
- (3) “不会”:彝语的“听”、“说”能力已完全丧失,转用汉语。

因智障或聋哑造成语言障碍的极少数人,不计入统计范围。

3. 关于年龄段的划分。依据语言习得特点,本书将年龄段划分为三段:6—19岁,20—59岁,60岁以上。由于6岁以下儿童(0—5岁)的语言能力不甚稳定,所以本书将调查对象的年龄划定在6岁(含6岁)以上。成年段母语人年龄相差40岁,实际上涵盖了青年、中年两大年龄段。虽然这两个年龄段跨度较大,但属于该年龄段的人语言能力已成熟,代际性差异不甚明显,因而不必进一步细化、切分。

4. 关于调查阶段的划分。此次调查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 材料准备阶段(2007.5.18—2007.7.4)。搜集课题相关的资料,制定相应的调查计划,设计调查问卷和调查表。

(2) 入户调查阶段(2007.7.7—2007.8.5)。通过深入彝寨访谈记录,积累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并对收集到的材料加以分类,拟出写作大纲。

(3) 正文写作阶段(2007.7.18—2007.8.20)。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依照写作提纲,完成初稿,提炼观点。

(4) 补充调查阶段(2007.8.3—2007.8.6)。核实材料,补充语料,对全文的架构进行调整。

(5) 统稿成书阶段(2007.8.20—2007.9.16)。对文字加以润色,统一体例,对注释、图表、标点符号等加以规范,设计封面。

第二章 里山彝语使用的现状及其成因

里山彝族除大黑冲村的居民外,大部分人稳定地使用母语。上至年逾古稀的老人,下至年幼懵懂的孩童,基本上都会说彝语。无论是在里山的政府机关,还是田间地头,只要有彝族,总有使用彝语的场合。里山彝族使用母语的情况究竟如何?是什么因素使得里山彝族较好地保留彝语?本章主要根据实地的调查材料,分析里山彝语的使用现状,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这种使用现状的各种因素。

第一节 里山彝族大部分人稳定地使用彝语

为了全面地了解里山彝族的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对4个彝族村进行了穷尽式的调查。4个村共有彝族3322人,约占里山彝族总人数的85.3%。我们逐一统计了村中每户家庭、每位成员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彝语语言能力。

里山4个彝族村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彝族聚居的村寨,包括芭蕉村、象平村以及里山村的十、十一、十二、十三组。这一地区,彝语保留得较好,各组的彝语使用情况也比较一致。这一类的彝族有2343人,占4个彝族村总人口的70.5%。第二类是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寨,包括里山村的一组和二组。由于长期和汉族杂居,这一地区彝族的彝语水平存在不同的层次,年长者较好,青少年儿童略差。这一类的彝族有153人,占4个彝族村总人口的4.6%。第三类是已转用汉语的大黑冲村,这一类的彝族有826人,占4个彝族村总人口的24.9%。本章主要分析第一和第二类地区的彝语使用情况。第三类(大黑冲村)彝族村的语言使用情况留在第四章专门分述。

一、聚居区彝语使用情况

(一) 总体分析

我们对上述第一类彝族聚居的13个组(自然村寨)的彝语使用情况进行了穷尽式的调查和统计。调查对象是6岁以上(含6岁)、有正常语言功能的人。有效调查人数为2343人。具体使用彝语的情况如下: